

郑立于： 与书为友 以诗言志

记者 陈薇拉

郑立于，笔名幻邨，1930年生，浙江省苍南人。作家、副编审，历任新闻、文艺、广播、宣传、地方志等单位编辑、副总编辑、主编等四十多年，现任浙江省地方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特约编审，浙江省地方志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浙江分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苍南，素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提起苍南的当代文化名人，郑立于当仁不让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两年前，中国作家协会为他颁发了“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周年”荣誉证书，以示对郑老70年笔耕不辍的致敬，如今，郑立于依旧沉浸在文学的世界，与书为伴，与人为善。

来到郑立于先生家中，记者首先看到的是满屋子的书，层层叠叠。那块“从事文学创作七十周年”的荣誉牌就立在书堆上，最醒目的位置。郑立于今年93岁，精神健硕，口齿清晰，闲暇时间看书、写字是他依然保持着的习惯。郑老先生的文学创作类型繁多，但对于楹联可谓“情有独钟”。记者一来，他就拿出一张图片，图片上展示的就是他为矾山明矾始祖庙撰写的一副楹联，然后向记者讲述起这副楹联创作的背景以及背后的故事。在8卷《郑立于文集》中，《西湖楹联大观》、《西湖楹联》厚厚两大本占据了文集最重的“分量”，也可见郑老对楹联的喜好程度。

“旅游时，遇到些佳联妙对，便抄录下来，从对联中了解景观的历史背景与景色特点，常常会收获一些意外的启示。”郑立于说。住杭州期间，他与西湖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深入调查西湖楹联的现状，他曾步行到各个景点，逐副笔录了所有看得到的楹联，桥梁柱联、洞府门联，甚至快要漫漶湮灭的摩崖石刻联句，他还带上望远镜或手电筒一探究竟，再通过查阅文献，



弄清楹联的来龙去脉，编撰出一部历史“参考书”。

“搞文化就是要一心一意。”郑立于告诉记者。1986年，平阳县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希望郑立于担当县志修编的主编，本要赴文联主席岗位的他，考虑到县志修编的重要性，放弃了更好的岗位，放下了手上的其他事务，毅然接受了这份艰巨的“历史使命”，一心修志。七年时间里，郑立于与编委会的同事们，广征博采、调查访问、函征手稿、座谈采访，制录了5万余张卡片，抄录搜集资料数千万字，完成了152万字的《平阳县志》，并被评为浙江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在郑立于看来，这些史料是要留给后人的，必须认真对待。

提起“认真”二字，可以说贯穿郑立于文学创作的始末。在郑老家中，他又从书柜里翻出了好几本鸟类的画册和书籍——《台湾野鸟之美》《鸟语》等，这些都是他写《百鸟诗集》的灵感来源。郑立于告诉记者，他从小喜欢鸟，为了研究鸟类，买了很

多鸟类的书籍，1958年，看到郭沫若先生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百花齐放》，就想着自己何不写个“百鸟齐鸣”？“那时年轻，有几分雄心，就毫不自量地去追赶郭老了！”郑立于笑称。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着手有关鸟类资料，陆陆续续写起来。从六首，到五十首，再到一百首，一晃30多年，期间虽几次中断，但最终，郑立于完成了自己的梦想。《百鸟诗集》的出版，让业界惊喜，香港《文汇报》曾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评论，称“这部《百鸟诗集》，文学价值与科学价值并存，予人以美的感受，予人以新的认知，值得一读再读。”

除了文学创作，看书、藏书也是郑老毕生的爱好。1980年，郑立于在平阳县铁岭村购地建起了两层楼房三间，邀请苏步青先生题写“言志楼”的匾额，言志楼是郑家的藏书之所，也是培养后代、传承家训的渊源。为了发扬言志楼求知、治学、创业之精神，郑立于在与妻子金婚期间写下了《言志楼记》，诗以言志，志以定言，希望子孙百世

欧阳世忠： 创作是漫长的过程，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思考

释藤

欧阳世忠，来自浙江苍南的一位摄影师，多年来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也获得了很多殊荣，但是近年来欧阳似乎很少露面，他热心于培养身边的摄影人进行专题影像创作，专注于本土影像的挖掘和思考。但是对于个人的创作他依然充满梦想和执着，他说艺术是一条探索之路，创作的过程是需要很多时间的，必须具备思考的能力和拓展的空间。本次大理国际影会，他带来的作品《蚕说》，获得了金翅鸟最佳摄影作品奖，他说自己很意外，但是很开心，说明也是大家对他作品的某种认可和褒奖，不过创作之路很漫长，他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做喜欢的事情。

释藤：首先恭喜你获奖啊！是获得金翅鸟最佳摄影作品奖对吧？前几天你在平遥国际摄影节又刚刚获奖，这是双喜临门啊？请问心情如何，是不是有点激动啊？

欧阳：是的，前几天我的作品《潜伏》刚在平遥国际摄影节获得优秀作品奖，而今《蚕说》系列又在2021第九届大理国际影会上获得金翅鸟最佳摄影作品奖。两组不同的作品在不同的摄影节上获奖，心情还是很激动的，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的作品受到评委的青睐和认可。

释藤：听说你是第一次到大理参加国际影会？之前为什么一直没有走出来？这次是什么契机促使你来到大理？

欧阳：我在16年彻底关闭了经营20多年的广告公司，开始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摄影工作坊教学和摄影创作上。边教学边创作，甚是忙碌，所以很少和国内外艺术家

们进行交流，也很少参加国内外的摄影节及一些重大展览。今年，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改变和突破，应该走出去。因此，今年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了自己创作和展览上。摄影节对艺术家来说是一个展示作品的重要平台，现场观看非常重要。所以这次我把《蚕说》系列带来展示，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和大家分享，也想看到观者对自己作品的反应，也想乘机学习画廊展的作品制作工艺、展现方式、包括一些销售的规则和定价，为我接下来的两个重要的策展项目做准备。

释藤：这次你带来的作品《蚕说》无论从创作的纬度和时间的跨度好像都挺长的，看的出来是你精心准备构思的结果，请问一下你的创作起源和想法？

欧阳：《蚕说》是我继《新本草纲目》之后，又一以生命为主题核心进行的创作。开始，只因想讨好女儿才在网上买了些蚕卵，谁料在移情的作用下，我仿佛照看自己的孩子们般，亲爱着每只蚕从卵、幼虫、蛹至最后化茧成蝶短短不及两月的一生的挣扎、痛苦和升华。

这系列作品以蚕的自然生命为媒介，以时间和生命为核心，以与自然互动为特征，以蚕整个周而复始轮回重生的无限的循环过程为对象而进行的实践性创作。蚕的生长过程是时间和生命在漫长的旅途中存在的显影，其中有时间维度，空间维度，更有生命的维度。我从蚕的微观世界窥探大千世界的宏观存在。疲于奔命的人的一生，何尝不似蚕一般呢？在生命的国度里，时间、空间与个体生命的维度交织共存着。“春蚕到死丝方尽”，折射的不仅是蚕的

一生，也似人的一生。

我也尝试更多的表现手法如：绘画、摄影、动画，装置和行为，学习如何让它们在我的作品中融汇与创新。我用自己的图像语言从生命的本源正视自己、面对当下，去重新认识世界。

释藤：你这次报名的是个展，并没有报名参加画廊展区，这是什么原因？你是如何看待影像收藏这个现象的？

欧阳：我对画廊展程序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报了个展。其实真正的艺术家会透过文化、透过时空、透过灵魂去感动人，我本不想太早的去经营自己的作品，可现在的中国摄影需要走出去与世界文化形态发生交流与碰撞，这样才能构建和引导中国摄影收藏市场的健康发展。现今的中国收藏市场需求可能大多还只是局限于把作品当装饰品来悬挂自己的办公室或客厅等。

释藤：你这次展览现场的效果好像不是特别理想，对吧？你觉得作品呈现和空间之间的关系重要吗？

欧阳：我展出的作品表面装裱的是有机玻璃，而这次展位是半露天的，因此反光比较厉害，所以效果不是很理想。所以策展作品，展览前应该事先对现场的场地、灯光、展板等进行考查，这样才能设计出更优、更合适的方案。作品呈现和空间之间包括装裱我觉得都非常重要，古人说：七分画三分裱，我觉得现在的展览应该是作品和装裱同等重要。

释藤：你对于自己的照片进入影像收藏有信心么？你又是如何看待艺术创作和市场的关系的？

欧阳：当然有信心，但我觉得还是要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结万人缘，著万册书，尽力成为有高尚道德之人，有文化素养之人，有专业技术之人。

郑立于读书、藏书、写书的情怀也感染和熏陶了后人，如今，郑家11处言志楼藏书已达八万两千多册，他的子孙们也与书结缘，有些也著了书。当记者提出希望郑老给年轻人一些建议时，郑立于说：“天下的书藏之不尽，要根据个人的爱好、需求和时代的需要来选择，不能一味求多、求全，不能死板。”郑老还说，“在看书的同时，一定要多出去走走，打开视野，将会对人生有很大的启发。”

在《郑立于文集》首发之时，郑立于曾说：“文学创作之路，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在通往文学殿堂的这条路上，需要创作者的心和视野始终充满和追随对生活的热情、对梦想的追求、对美好的执念。”他还拿出自己的毕生积蓄200万元设立了言志楼文学奖，用于奖励苍南优秀的文化工作者和文学作品，寄托他以诗言志的鸿志，激励文学创作和青年作家成长。

除了牵挂苍南的文化事业，身为矾山人，郑立于还十分关注家乡“世界矾都”的发展，尤其是对矾矿申遗，他充满着期待。早在2012年，他曾受邀参加温州电视台一档关于矾矿申遗的专题节目，得知大家对矾矿申遗的支持，感到非常兴奋与感动。于是，他修改了自己曾经的作品《祖国的矾都》，将其列入《郑立于文集》第一卷第一部分，又将矾山籍的革命烈士的传记以及与矾都有关的文章都辑入《千载矾都人与事》，以凸显矾矿工业遗产文化底蕴。提起对苍南发展的建议，郑立于说：“希望县里对矾矿申遗能够更加重视，充分发挥苍南人的智慧，发动在外苍南人的力量，一起努力促使申遗成功，让矾矿成为苍南的一颗明亮之星。”



其自然！首先要有好作品，每个创作者对自己定位不同，对自己要求也会不同。摄影是一种媒介，是用来讲述我们整个生活的故事，是一个释放自我思想和观念的出口，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在每次创作过程中如何自我突破与创新。

英国艺术家贡布里希曾经说过，“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好的艺术家一定会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好的艺术作品一定具有一种能够打动不同时代和不同时代的人的魔力。艺术家在创作作品的那一个瞬间就已经将创造性的永恒魅力和价值赋予了作品，因而好的艺术品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留存下来。

来源：浙江省摄影家协会